

水墨中的北京

□郑渝川

乔得龙(Charles Chauderlot),一个地道道的中国名字,却是一个地道道的“老外”——他出身艺术世家,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11岁起,他在法国波尔多开始习画,现为法国巴黎马莱艺术家协会会员。1990年起,他放弃了工作,全身心投入绘画创作中。1997年,他来到了中国定居,其创作生涯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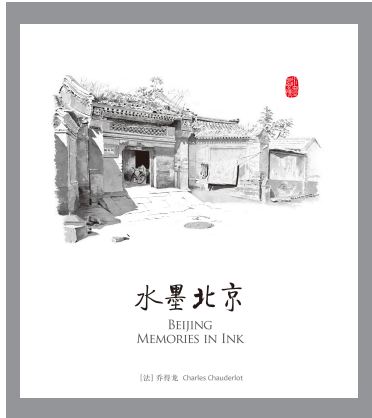
乔得龙在自己的绘画中融入了典型的中国元素——水墨。他借助中国画的工具,用毛笔和墨汁开始创作“北京”系列,用黑白两色表现出了属于这个古都的一切。十几年过去,他独树一帜的画作已结集为《水墨紫禁城》《水墨北京》《水墨中国》三部大型画册,并以“水墨风情”系列图文集的形式由中信出版社于今年4月推出。

可以说,乔得龙是用“水墨”走近中国的佼佼者。在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在芬芳的枣花香和清脆的鸽哨中,他不仅为老北京的风情沉醉,更为中国画而痴迷。特别是在北京定居以后,他用数年时间走访了这里的大街小巷,耐心细致地品读了当时仍大体完整保留的北京胡同和明清、民国建筑,并结识了好些老北京街坊,了解了许多文化掌故和老百姓的生活讲究。

他的这番努力,首先是创造了一份老北京城的文化和生活记忆。部分胡同和古建筑而今已经不复存在——就在乔得龙走访期间,北京市已经开始掀起旧城区改造的热潮,他也因此不无遗憾地在书中部分篇章予以注明。他写道,“我在寻找创作灵感的过程中,得以亲身经历这座拥有千年悠久传统的城市的变迁。20世纪的风云变幻未能摧毁北京城,不曾动摇北京的市民精神”,但城市改造、城市更新以及急功近利开发旅游对老北京城造成的破坏,则很可能让“胡同四合院都不复存在”,这让他感到揪心的疼。他介绍说,北京胡同四合院有一份朴素魅力,不仅“树木成荫的寂静街巷、华美的院门和生机盎然的庭院”融汇成了一幅美好的生活画卷,而且让他认识到四合院方形院落保存的生活方式的魅力。换言之,北京胡同四合院的存在,才让老北京地域文化、居民生活方式得到了最完整的保留和延续。他还特意在书的各篇章中加入了老舍先生笔下对胡同四合院、北京人生活方式的描述,与现今的残破存在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的第二个成功就是创作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笔墨”。他把西洋画法转换成中国传统的水墨技法,以浓淡相宜的素雅色调,以不同于水彩画亦不同于传统中国画的独特表达,创作了展示北京文化内涵的珍贵作品。这些画作非常精美,在香港和澳门展出的时候曾经引起轰动。《水墨北京》在收入这些画作时,也收录了画家本人的笔记等内容,使得全书图文并茂,充满文人气息。在《水墨紫禁城》中,他更是用81幅作品表现了皇城的风韵。那是在2002年到2004年,相关部门特许乔得龙进入了紫禁城未开放的地带写生,使得他能够深入故宫的许多“禁地”。他没有让观众失望。一幅幅精美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昔日皇宫的丰富和厚重。

乔得龙的作品已在法国、意大利和中国引起很大关注,他的许多画作已为私人所收藏。这位已拿了“绿卡”、穿着休闲装、喝着中国茶的法国人,至今仍在用他的毛笔,记录着他在这片土地上所看到的一切。



先用笔打出草稿再用刀刻的传统模式,创造了单刀直入的篆刻刀法,直接在印石上操刀挥洒,让旁观者叹为观止。

作为代表当代篆刻艺术高度的李立,其篆刻艺术一直被世人追捧。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都收藏有他篆刻的印章。为了传播传统文化,歌颂伟大的时代,同时也是为了满足收藏家和众人对自己篆刻艺术的褒奖与厚爱,李立不顾自己88岁的高龄,经常昼夜操刀治印。无论他刻印艺术的成就和价值,还是他治印的数量,都创造了当今知名篆刻大家的纪录。

此外,李立的篆体书法也是自成一家,他独创的“李体篆书”被国家权威部门收入书法字体大全,并进入国家数据库。全国主要碑林也留有他的书法墨迹。

提起刻刀与画笔,李立雕刻和描绘万物之灵;搁下刀笔,他在60岁时学骑摩托,后来又学开小车,在高速公路上摇下车窗,“让白头发也飘上一会儿”。他的家宅,无论长幼尊卑、各行各业,前来聊天做客的客人常年络绎不绝,时至深夜,他刻章、作画,抑或在画室里和着音乐哼几句,还不忘吩咐家人或家人做些小菜或取些上好的糕点、水果招待客人。无论身份显赫抑或平凡,腰缠万贯抑或孑然一身,人们踏上同样的青灰小道,穿过相同的一条逼仄街巷,在那间被戏称为“不夜城”的画室里与李立畅谈快意人生。

李立的心灵纵浪大化之中,宇宙间星星点点的美的讯息,无一遗漏都被他拾掇到纸上、石头上——利刀凿下,即是田垄上的毛头小儿将一根柴火棍掷向太阳;一笔挥出,即是赤脚小丫头一脚踏进泥塘后琅琅大笑。凌波水仙、雪中红梅、山野杜鹃,它们的笔下生命皆是一种逍遥游。

李立在多年的艺术学习与探索中感悟到,中国的艺术与西方的艺术不同,寻求的是凡心的解脱之道,这个解脱,需是身心的大自在、大快活。他更愿意将艺术作为乘具,毛笔与刻刀是置于扁舟两侧的木桨,一左一右,载着作者悠游缥缈艺界,观人间万象,叹世事变迁。

对于真正深刻而伟大的艺术作者而言,生活不是艺术的敌人。在这来住的人生途中,李立修成一颗既有菩萨低眉时,也有金刚怒目刻的菩提心,以爱供养。

妻子谢晓茵是李立一生的挚爱,二人已结伴阅遍人间风雨景象几十载。如今,李立已是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家,而他常说的话却是:“我的功劳有一半要归功于我的夫人谢晓茵。”这句简单的话,蕴含着爱人之间最无私的体谅、最大度的包容、最深切的理解和最纯粹的支持——李立每日作画、写字、刻印,加之朋友往来热络,每每要从清早忙到万籁俱寂的时刻,而这深夜里,在仍然亮着灯的工作室里,妻子的身影一定陪伴在侧,她为他整理来函、铺纸磨墨、准备资料,凌晨一点时还会以丈夫钟爱的口味准备宵夜,外加一碗从下午开

始用各种药材煲制的汤。

因为有关心体贴的妻子,因为有活泼喜人的孩子,李立的精神世界始终有爱的润泽,不枯燥,不狭隘。

1993年,李立为筹建两所希望小学,家里的积蓄已全部掏空,他只得“笔下生金”。某钢厂请他作画,他表示不要稿酬,只要了些平价的钢材指标;某玻璃厂要他的作品,他只要购几十箱厂价的玻璃;某出版社友人请他治印,他只要求几十册图书打点折扣。新校舍土施工正是酷暑时节,从施工图纸、材料保管到围墙大铁门甚至出入校门的路面,事无巨细,他一参与。

转眼20多年过去了,占地3700平方米,教学楼、图书馆、礼堂、厨房、篮球场、教师宿舍等设施一应俱全的株洲楼厦“李立学校”与占地1080平方米、图书馆400平方米、各种设施一一齐全的株洲花石村“立翁学校”已经为成百上千的贫困孩子圆了求学梦。

为了办希望学校,李立与夫人一直居住在西园北里的老屋里,直到前年才把老房子拆掉,在其基础上重新翻盖了新房。为了办希望学校与做慈善,李立夫妇用去的钱何止几百万,又何止是买两幢别墅的钱,但他们一家人无怨无悔!

一些邻里或是素不相识的经济困顿的人,为了子女求学、招工托人情等烦心事慕名找上门来,李立和夫人都尽量相助,写字画画分文不取。因为他知道,作为一位成熟的艺术大家,对艺术的追求必须保持高傲、脱俗之心,但在为人处世方面则必须放低身段,常怀谦卑之心。他善于结交各界朋友,对于同道尤其是晚辈,更是热心地爱护、提携。

李立是一位典型的东方艺术家,在他的人生观里,没有于已于己的苛刻要求,有的是坦荡而自在的淡泊。他的艺术创作,不是为了一再求证人活于世的荒谬感、失落感和孤独感。人生并非没有荒诞的寂寥和倦怠的痛楚,可那潮湿的泥土、喷薄的火焰、消逝的青烟,无不时刻提醒着人们“速朽”。艺术,终是要带着人们突破和超越苦厄,降临于“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开阔净地。到那时,最精妙的艺术即是最灵巧的寻常手艺,俗世生活里,一切都是自己的家珍,一切都是现成的饭莱。

当艺术成为凡俗生活,创作便是每日必修功课,像饭总要吃,觉总要想。哪怕遭遇世变,也不为所喜,不为所忧。“文革”时期,虽然被关押在“牛棚”里,但李立干劲不减。他每天参加劳动、画主席像后,余下时间悉数用来钻研篆刻艺术。他操刀刻石数十载,早就有意要将这方面的心得体会加以梳理总结,苦于平日没有整块时间构思落笔。如今在这“牛棚”里,拿着红卫兵头头发给写检讨的材料纸,他那自检“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行”,终化作10万余字的《印章技法十讲》。

一位学人曾讲:“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为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对于李立而言,无论困厄抑或通达,金石绘画即是一蔬一饭,最寻常,也最珍贵。

在伟大的艺术家罗丹眼中,“毫无疑问,在庸俗的人看来,能用铅笔画些花样,用色彩涂些炫耀的烟火,或是用古怪的文字写些光彩的句子,这些空头作家,就是世界上最机巧的人;然而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的境地,却是要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

这是一切伟大艺术作者的追求,也代表着最高的鉴赏标准。自1985年在香港成功举办“李立金石书画展”之后,李立作品的影响力开始向亚洲各地辐射开散——澳门、新加坡、日本,进而又推向欧洲的法国等国家。

正如现代入将新鲜食物存放于冷库,人类也将每个朝代时期中最鲜明的文明风貌寄之于艺术。时过境迁,曾经的房屋瓦舍化作尘烬,曾经的人类交往成了恩怨扭结的血泪历史。在这期间,惟有精妙的艺术,可以跨过血的沟壑、时间的冥河,让思想迥异、不同语言的心灵流连于同一空间之中。而最终打动人心的,也将会是作者那颗穿透画纸和金石的伟大心灵。

疏窗细雨写春秋

——记金石书画大师李立

□董夏青青

金石书画大师李立,其艺术人生第一个引路人便是齐白石。在长沙西园北里50号立翁寓所的厅堂正中,由齐良迟拍摄的李立在北京跨车胡同15号白石府第中与齐白石老人同桌用餐的大幅照片,让每个前来拜访者都投去惊羨的目光。老照片似乎是在告诉人们,没有当年齐白石对李立的提携、点拨,就没有今天李立的艺术高度!显然,研究李立的金石书画艺术,齐白石是要经过的第一道门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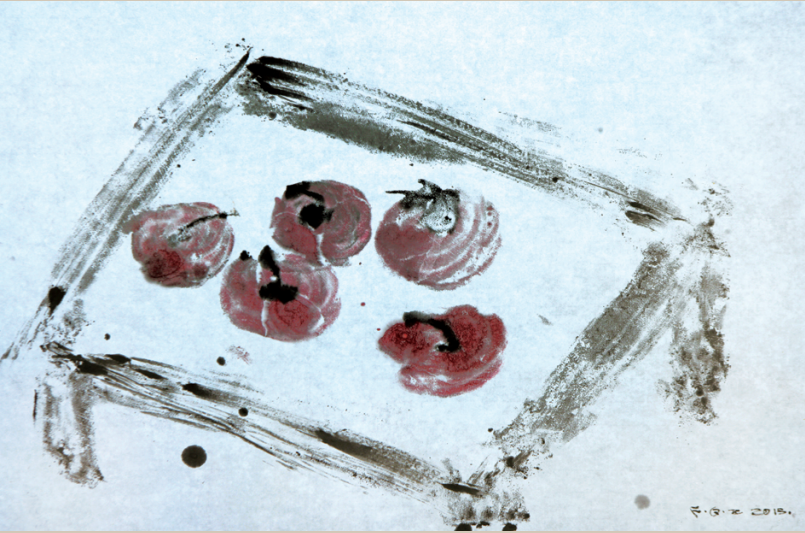
70多年前,天资聪颖的李立在束冠之年,便将自己的刻印集成一册,题名《石庵印章》,并在外婆家人的帮助下寄给客居北京的家乡人齐白石。白石老人收到册谱后大为惊叹,感慨“白石刻石替人二三,皆在四川,不料家山又有卧龙,石庵能倾心学于余,余心虽喜又可畏可惭也……”之后,白石老人常与李立互通信函,为其指点,且向李立索讨那枚仿刻“古潭州人”的印章,以替代自己遗失的旧印,直至仙逝。

李立把白石老人给他写的书信、示范的画稿以及赠予的书画等无价之宝一直珍藏至今,为了保护这些墨宝,他和家人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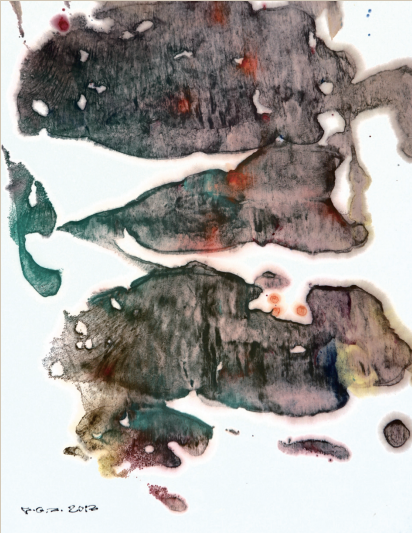
李立一生都尊白石老人为上师,无论是在涓水之滨的华中美术学院念书,还是在西湖岸边的杭州国立艺专攻读,他都把白石老人既要他“始先必学于古人”、又“不雕琢,绝摹仿”的教导铭刻心上。在篆刻艺术领域,他追寻历史源头,从汉代将军印“急就章”中汲取营养。他一改篆刻家在印章上



白音布朗山系列·莫日根
(纸本水墨)



桌上的柿子(纸本水墨)



白音布朗山系列·诺古拉
(纸本水墨)



蒙古雪原(水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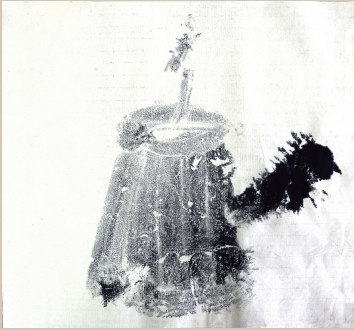
建构与生成

——冯秋子的现代水墨实验与探索

□蔡劲松

加现代舞蹈剧场的展演,她在演出中不断揣摩着“人活着的形状”,体会艺术创造的节制和分寸——我知道,这些源自她丰厚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的舞台表演,一定将不同文化背景的观者深深打动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冯秋子的现代水墨创作吧。我首先想说的,是她的水墨探索与她的文学创作、与她的现代舞剧表演同根同源,同呼吸同生长。2009年秋天,我在798艺术区举办“自由的知觉”雕塑及绘画作品个展时,她曾与我有过一次关于艺术创作的长谈。她对我说:“许多艺术家追求完美,有的人表现的是创作观念上的完美和规范,有的人想在艺术形式的合理性中找到完美。但是有时候艺术创作的有限和试着发现、发掘,正视发生,那种进行中的磕磕绊绊,如同真实的思想和真实的表达过程映射于上,竟然可以使作品和观者的关系变得无限……艺术创作靠人的综合素



洋油灯之三

养,才能够探测到里边,并展现出来那些深远的东西。”

冯秋子对架上艺术的如此感悟,一语中的,寓意深刻。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观念既是她说给我的,也是她对自己讲的。因此,当2012年11月16日晚她通过电子邮件给我发来一组水墨作品时,我感觉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包括她启动了绘画创作这件事本身,以及她的作品呈现出的高起点、高品格、高水准,我都没有感到特别意外。我回信说:“您的这组作品,笔墨层次都好,感悟式的,印象的,直觉的,抽象的,是可以触及到人的内心的。我想还是与您长期的文学艺术综合修养有关,与您的心胸和气质有关,这是多少年积累的进发呢!”过了几日,她又发来一组:“我高兴,又有了动手的愿望,一下子又画了一些……我是没有任何训练,比如画具体的东西那种捕捉能力。但心里有了这件事,加上老在想着,以后也许能比现在

好一点。但现在真是笨得可以呢。”

我真为她感到高兴,为她旺盛的创作能力,为她自由的不可阻挡的创作状态,为她“笨得可以”但正是艺术创作至高境界的理念和方法。她刚开始绘画,便能熟练地掌握手指作笔、泼彩流韵、水墨渲染等技法,将偶然变异演化为艺术必然,从局部生发衍生成整体构建,纸本的质地、墨色的浓淡、色彩的纷呈,从无意义设定到有意识组合,天然地获得了创造性的艺术图式以及抽象与具象较好统一的审美特质。几个月来,她的创作数量已超过百幅,其中,精品力作为数不菲——几天前,我和台湾女性艺术协会理事长曾钰涓等一起品鉴冯秋子的现代水墨,认真地挑、反复地选,共选出20余幅上乘之作拿去装裱。裱画的齐师傅曾为当代诸多艺术大家做过活儿,经手制作的绘画精品不胜其数。我说这些画的作者是位作家,未受过专业训练,刚开始作画。他不信。

“要是真没学过画,那就太不可思议了。”齐师傅说。

我想,无论齐师傅还是我,都不可能清晰地解析或再现冯秋子的艺术生成气象。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她创作中的探索意识、自发性与更替性本能,已完全逾越了固有的程式和技巧,将她的智识积累与艺术通感,凝结于不断反省、不断前行的生命律动中。某种角度看,土地是她生命出发的原点,是她艺途体验的圣灵,是她无尽生长的血脉与艺境。因此,于知天命之年才刚刚开始绘画创作的作家冯秋子,其艺术路径厚实沉着、深不可测。



母亲的花草之四(纸本水墨)



母亲的花草之五(纸本水墨)